

原住民族文學百年發展史

序論

南島民族約自 6000 年前依次進入台灣，建立了自己的部落王國。這群原住民族群是台灣這塊土地相對較早的居住者，留下在北部的大坌坑、芝山岩、圓山、植物園及中部營埔、大馬璘與南部大湖、鳳鼻頭和東部卑南、麒麟、花岡山、丸山等不同文化的聚落、墓葬、農耕、儀式遺跡，成為台灣史前物質文化的主要內涵（劉益昌 2002）；與之相應的是自古至今依然在部落傳續的口傳文學系統，包括神話、傳說、民間故事、民間歌謠、祭祀禱辭、諺語、笑話等。原住民族部落持續運作的播種、收穫、狩獵、祈雨、驅旱、巫術、禁忌等祭祀或儀式，與口傳文學都有密切的關聯。在漫長的歷史年代中，原住民族群已創造類似象形的圖紋如布農族歲時圖版曆，卻沒有完整的文字系統；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包含著講述、吟唱、頌讚等各類表現形式的口傳文學與歷史記憶、祭祀或儀式、禁忌、觀念等形成相互依傍、融攝的整體，因此，就傳統的原住民族部落而言，生活就是文學、文學就是生活。及至接觸不同的民族與文化，原住民族學習其語言，使之成為生活與溝通的工具，如台南平原西拉雅族在荷蘭時期之《新港文書》、清朝時期與漢民簽立之土地契約、日治時期刊於《理蕃之友》的書面文字等；至於 1980 年代以後，原住民族文學作家運用漢語書寫的作品，則是具體反映其於族語之外選擇已然熟悉的第一語文撰寫策略。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學歷史需要溯源到遙遠的神話年代，承載這塊土地最悠久、豐富的、獨特的記憶與情感，並與所有居住在台灣的族群產生互動。

1911 年，中華民國建立時，台灣各地的台灣原住民族群，正在抵抗當時第五任的日本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所推行的「理蕃事業五年計畫」；在這一年，發生原住民襲擊日本南投櫻峰分遣所、新竹隘勇線、桃園烈克隘勇監督所、台北廳奇耶坤駐在所、宜蘭廳濁水溪左岸腦寮等，而東部的阿美族人襲擊太巴壠公學校、反抗日人造成成廣澳事件、台東廳布農族人襲擊日測量人員等；而日人則在總督府下設蕃務本署掌理「理蕃工作」，並大肆收繳原住民部落槍枝、辦理原住民「內地」觀光、調查太魯閣族情勢、在山區施設道



被日軍俘虜的南投西卡社原住民，翻拍自《無言的幽谷》

路橋樑、公佈討伐原住民有功者敕令等。

在這樣的環境，台灣的原住民族尚未跟中華民國有實質的接觸，卻已經遭受當時旁鄰殖民帝國的高壓統治；二戰期間，在日本皇民化與軍國主義的號召下，台灣原住民族站在中華民國同盟的對立面，以高砂義勇隊等方式協助日本殖民者。1945年，日本戰敗並退出台灣，原住民族於是面臨新的國家局勢。中華民國在大陸期間，台灣邊陲的地理位置與曾受日本五十年統治的史實，讓台灣原住民族在近代的發展與認同呈現著波折而弔詭的面貌，卻也突顯其歷史、文化與文學植根於台灣的獨特風格。